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補過齋讀陰符經日記

蒙自楊增新鼎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卽所謂自然之道靜也執天之行卽所謂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也觀天之道  
則有以知道之自然執天之行則有以體道之自  
然聖人之能事畢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之道靜而已自然之道靜故  
天地萬物生天之行浸而已天地之道浸故陰陽

勝天之道何以觀以靜觀之天之行何以執以浸  
執之

觀天之道知其理也執天之行履其事也知行並  
進道在是矣故曰盡

必如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然後可以觀天之道必  
能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然後可謂執天之行觀者  
確有所見也執者確有把握也

見之者昌則五賊非賊所謂觀天之道者如此三  
盜既宜則三盜非盜所謂執天之行若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五行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人皆知五行之有利不知五行之有害故曰五賊如土地所以利人有殺身以爭土地者貨財所以利人有忘身以殉貨財者民非水火不生活有蹈水火而死者是皆以利人者害人也能知其所以爲害而後能得其所以爲利雖有天賊可無人賊矣故曰見之者昌卽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之意

天地萬物之盜是天地盜萬物也天有五賊是萬物盜天地也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而天地之元氣卽以此洩今日之天地不及太古之天地年漸

老氣漸衰也物雖有萬不離五行故曰天有五賊  
五賊者五行之相克者也土不能克水則世界成  
澤國矣水不能克火則世界成火坑矣陰陽不相  
勝則不成天道尊卑不相攝則不成人道能知五  
賊之所以賊卽知五賊之所以昌矣

五行相克曰賊賊者殺機也土克水故無水患水  
克火故無火災是生機卽寓於殺機也君臣上下  
相制相維君不能制臣而受制於臣何以爲國父  
不能制子而受制於子何以爲家能知五賊之不  
能相無則賊之以道而賊所當賊三盜宜三才安

矣故曰見之者昌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祇是一陰一陽迭爲消長不  
使之有所偏勝天道有偏勝便成天災人事有偏  
勝便成人禍毒藏於藥良醫必有以制其毒奸生  
於國聖人必有以防其奸惟其能相克是以能相  
生也

不獨五行有相克也天下之物無以制之未有不  
爲害者牛之角犬之牙馬之蹏皆能傷人况虎狼  
乎聖人有以制之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虎狼  
徧天下而制之無其道是戕無以賊彼而被反得

以賊我也能知五賊之所以相賊乃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不可無則不至以姑息養奸矣

多子之母其體必羸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子盜母氣故也生五行者天也盜天之氣者五行也故曰天有五賊

人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殺故曰天有五賊人非萬物不生非萬物不殺故曰萬物人之盜天下之物凡有利於人者卽有害於人愚者見其利不見其害智者見其利卽見其害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謂五德也。因自然之道則五德卽爲道。失自然之道則五德亦爲賊。能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天地一大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天之元氣發洩太盡則天地必有毀。時人身一小機器也。有五賊以賊之。在人之元氣發洩太盡則人身必有毀。時知其爲賊而制之。不使過焉。則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

五賊在心。與荀子性惡之說相似。不第欲不可縱。卽性亦不可縱。不第欲不可不節。卽性亦不可不節。總欲人省察此心。不使性情之在心者有所妄。



動以爲此心之害耳

心不可妄動知五德爲心之賊則當制之而不使竊發矣五德如此况七情乎乃任其一發而不可遏乎

五賊在心五賊卽五性也在天爲五行在心爲五性仁之過爲愚義之過爲刻禮之過爲僞智之過爲詐信之過爲固七情失中則爲惡五性失中亦不可謂之善書曰節性謂節之而不使過也孟子曰忍性亦謂忍之而不使過也知五性爲心之賊則必有以節之忍之矣

天地一渾沌也自有五行而天地之渾沌鑿矣故曰天有五賊人心一渾沌也自有五性而人心之渾沌鑿矣故曰五賊在心

天有五賊其流極必害於人五賊在心其施行必本於天此天人相因之理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者自然之謂五賊之在心者能率其天性之自然施之於政行之於事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焉則五賊不能爲心害而反爲心用矣所謂執天之行者如此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盡人事以彌天地之憾也

不任乎天則五賊之在天者不能爲害於人矣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本天道以救人性之失也不任乎人則五賊之在心者不至有違乎天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天之五賊卽虞書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知五行之爲利而思有以修之也天有五賊見之者冒恐五行之爲害而思有以防之也心之五賊卽孟子之四端四端在我擴而充之所以期道心之發見也五賊在心逆而制之所以遏人欲之橫流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乎手是行政而政無不行萬化生身是立法而法無不立非聖人其誰能與於斯

宇宙在手自有天地以來祇有伏羲一人萬化生身自有天地以來祇有周公一人兼而有之者其孔子乎

宇宙在手是要撮合得攏見聖人統一萬國之才萬化生身是要展布得開見聖人因應萬事之妙而其要在執天之行陰謀武力都不濟事

宇宙在手是對於萬國可以操縱自如萬化生身

是對於萬事可以指揮如意非大一統之聖人其孰能之

羲文之易黃帝之靈樞素問孔子之六經周公之官禮康節之皇極經世皆可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人也天之性不可見於人之性見之人之性即天之性聖人與天同其性故能與天合其德自賊其性者自棄其天者也性即周子所謂太極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尙夾氣質之性在內陰符經

云天性人也是天之性卽人之性人之性卽天之性知天人之性合一而孟子性善之說乃明

人心機也人心之動有善有惡故曰機機者發動之所由聖凡之胚胎人禽之界限皆判乎此於此不講則天性漓而不可以爲人矣周子曰幾善惡卽太極圖說之所謂陰陽

機之所動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機動於善天下之善皆歸焉機動於惡天下之惡皆歸焉故君子慎動

心之生機一動則萬物以之生曹彬伐江南宋祖

戒之曰城陷之曰慎勿殺戮是也心之殺機一動則萬物以之死項羽坑秦降卒是也

人心機也機有藏於心者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是也機有發於事者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藏於心而不可測故謂之陰發於事而有可據故謂之符

陰符經屢言機字人心機也是動靜之機在於心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是動靜之機在於目人能使心不妄動目不妄動其於道亦庶幾矣

天性人也是言天之所賦爲性心之本體也人心

機也是言性之發爲情心之大用也天性人也是未發之性人心機也是將發而未發之情立天之道是立此天性而使無偏倚以致未發之中以定人也是定此人心而使無妄動以致已發之和有未發之中而後有已發之和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立天之道是就天性人也是的天字說以定人也是就人心機也的心字說立是立此性定是定此心天性渾然大中至正如植臬如建塔既不偏東又不倚西無外物之誘無人欲之私便是未發之中



此之謂能自立其性人心如機器然器機不循其軌而妄動則機壞心機不中其節而妄動則機死心不能不動而又能使之不妄動便是已發之和此之謂能自定其心

天之道雖有陰陽然陰常爲陽之主心之機雖有動靜然靜常爲動之主天以無爲立天之極人以主靜立人之極周子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知此則能使人心之機不至於妄動而天性之在人者亦可常存而無失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

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發殺機如水旱疫癘凶荒之類庶民惟星故移  
星易宿世之亂也箕風畢雨咎應狂蒙其象猶是  
也地發殺機如地震山崩水竭之類滄海桑田故  
龍蛇起陸世之亂也大龍小蛇爭相飛躍其象亦  
猶是也人發殺機如盜賊兵戈之類小則爲一方  
之割據大則爲全國之競爭近則伏蕭牆之憂遠  
則構強鄰之釁天地反覆言其禍亂之極而乾坤  
或幾乎息天地猶言上下子不知有父臣不知有  
君兵不知有將民不知有官三綱盡廢四維不張

而人類亦將滅絕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上下亂即天地反覆之謂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不中和則犯上作亂勢必冠履倒置天地何出而位生靈塗炭萬物何出而育

殺機由人發之不能由人收之非順天應人之聖人不能平天下之亂而使之定將死之人不遇良醫無以獲生也大亂之世不生聖人無以圖治也聖人一戎衣而天下定如日出而燭火自息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老子不忍殺人黃帝則有時而殺人老子云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又云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是老子不忍殺人也陰符經則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謂殺人而合乎天道非我殺之乃天殺之又云天人殺機合發則萬化定基謂殺人而合乎天機非人殺之乃天殺之是黃帝有時而殺人也可見黃老所操之術有不  
同矣

至有巧拙可以伏藏

伏謂入之極深如龍之潛蛇之蟄伏於下而不飛

躍也藏謂緘之極固如珠在淵玉在山藏於中而不漏洩也性無論巧拙可以使之伏使之藏非智深勇沈者不能若巧者使人知其巧拙者使人知其拙則淺浮而已故能伏能藏則大巧若拙不伏不藏則弄巧反拙

可以伏藏則巧拙皆予人以不測德以陰爲大兵以奇爲神事以密成謀以洩敗伏而後能起藏而後能發鷓捕雀獺捕魚貓捕鼠皆先匿其形然後一擊而期其必獲巧者不示人以巧故能成其巧拙者不示人以拙故不終於拙

能藏其巧則實者虛能藏其拙則虛者實故曰兵者詭道也

此承上文天性人也言之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天有四時惟冬主伏藏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成雖足以見天之性而不足以見天性之本體惟冬令伏藏萬象蕭然而天之眞性見焉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草木之命歸根故當春而發蟄物之命歸根故當春而動宋翁森詩云木落水淨千巖枯迥然吾亦見眞吾天不收藏天性之本體不可得而見人不收藏人性之本體不

可得而見其要在於主靜

金能藏則不缺木能藏則不絕水能藏則不竭火  
能藏則不滅土能藏則不裂其於人也精能藏則  
不竭氣能藏則不洩神能藏則不滅善於藏神者  
其人必壽否則死善於藏貨者其家必富否則貧  
藏之爲用大矣哉

此是孔門心法非獨陰符之言也中庸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非子思  
之所謂伏乎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非  
孔子之所謂藏乎今人祇在放之則彌六合上用

功不在斂之則退藏於密上用功不能立天下之  
大本故不能行天下之達道所以功名事業雖小  
有成就祇是血氣川事不似聖賢規模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欲使人不得視不得聽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又欲使己善於視善於聽也  
此兵機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生而有竅邪卽隨竅而生未有竅而無邪者三  
要口耳目也邪之自外人者目受之耳受之邪之  
自內出者口傳之故三要者又九竅中之至邪者



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可以動而常  
主於靜矣

耳目口鼻謂之七竅兼二便而言則竅九也有一  
竅則有一邪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塞  
之閉之邪安從生三要耳目口也九竅雖各有邪  
而三要尤爲引邪之媒叢邪之府又邪中之至邪  
也三要可以動可以靜其動靜之機則在心故曰  
人心機也心主於靜則三要亦與之俱靜而安其  
常矣心苟亂動則三要亦與之俱動而入於邪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小火滅則大火不作大奸鋤則小奸不生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閭人其以此夫

火生於木焚木者火也奸生於國潰國者奸也木盡而火與之俱盡國亡而奸與之偕亡火不生則木終其天年奸不生則國不虞短命

木中本有火木老則火發而自焚不待火之外來以焚之也國中自有奸國衰則奸起而內潰不待奸之外來以潰之也外來之患易防內生之患難防知之修鍊則防微杜漸能消患於未萌而使之

不發非知幾之聖人孰能語此

火生於木不在大也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奸生於國不在多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非知幾者不能防之於早見之於微故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奸生於國昧者不及覺也及時有可乘而凶讎乃大肆矣如水之潰而不可壅遏如癰之潰而不可救療故曰時動必潰聖人知其然也防於未潰之先奸者無所售其奸潰者亦不至於潰矣所謂知之修煉者如此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仍以受之天地者還之天地氣盡則死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然冬之殺所以爲春之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有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之生氣萬物受之以生天地之殺氣萬物受之以殺是生萬物者天地也殺萬物者亦天地也此理勢之自然而不可易者故爲道之理

機當生天必生之故春花必發機當殺天必殺之故秋葉必凋非天生之道生之也非天殺之道殺

之也然又曰道之理何也天之生物以漸殺物亦以漸故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者漸漬而不遽之謂陽生陰殺陽以漸而長陰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生陰以漸而長陽以漸而消則萬物以之殺陰陽之氣各據其偏勝而萬物之生殺莫能遁焉故曰道之理也理謂條理卽陰陽消長之秩然有序者

生不遽生由殺而生生之極則爲殺殺不遽殺由生而殺殺之極則爲生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當生而生非我生之乃天生之當殺而殺非我殺之乃天殺之生殺在天我無與焉可謂用之至公矣生如天生則生而不以爲恩殺如天殺則殺而不以爲怨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已矣焉用殺天之殺非絕其生機而使之死乃蓄其生機而使之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殺之正所以生之也無冬則不能有春無殺則不能有生嚴霜大雪草木爲凋天之殺機卽物之生機也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之爲生殺之亦爲生元亨誠之通以生之者生之也利貞誠之復以殺之者生之也天道不能有生而無殺聖道不能有賞而無罰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生萬物者天地殺萬物者亦天地故曰天地萬物之盜養人者萬物害人者亦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爲人所利用萬物卽爲人所戕故曰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萬物人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人不知也人萬物之盜生機中有殺機焉萬物不知也雖殺之而不使之知故曰盜

天地萬物之盜天地無心也萬物人之盜萬物無心也人萬物之盜則有心心得其正則天地位萬物育是有功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聖也心失其正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有害於天地萬物也盜中之蠹也

萬物人之盜非萬物有心於盜人人自招之使盜



爾人之視萬物者重則萬物之盜人也不輕人之  
求萬物者多則萬物之盜人也不少老子云民之  
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知非萬物無以  
養人之生不知非萬物無以速人之死故智者貴  
己而賤物愚者忘身以殉物

天地以萬物爲芻狗人亦萬物中之一物天地視  
之亦芻狗耳自人妄自尊大謂天生萬物皆以爲  
人於是戕賊萬物而不恤非天地生人之心矣故  
人爲萬物之盜

萬物之中以人爲最靈亦以人爲最毒天地閉萬

物絕祇在人一念之私天地位萬物育祇在人一念之公

主張性善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聖人主張性惡之說者見得全世界皆是盜跖陰符經云人萬物之盜與荀子性惡之說將毋同

天有五賊見得天之性已有不善與孔子繼之者善之說異矣五賊在心見得人之性已有不善與孟子性善之說異矣蓋反覆天地戕害萬物其罪祇在於人故一言以蔽之曰人萬物之盜其詞激其心苦矣

既云天有五賊又云萬物人之盜可見人生斯世無一口不與萬物爲敵亦無一物不與人爲敵以一敵萬其勢常處於不勝危乎危乎惟知幾之士有以防患於未萌身處萬物之內神遊萬物之外庶可全身而遠害

人知人爲萬物之靈不知人爲萬物之盜不獨下愚爲盜卽上智亦未始非盜舉天下之爲君爲相爲官爲長爲士爲農爲工爲商之人無一而不有盜心有盜行天地者盜藪也萬物者盜賊也有小才則爲小盜有大才則爲大盜自天地生人而天

地爲之不位如子之盜其父母也自人與萬物並  
生而萬物爲之不育如兄弟之相盜也三盜之中  
以人盜之害爲最巨自非大聖烏能跳出盜圈與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哉雖然盜亦有道人於萬物  
苟能取以義用以禮則盜得其宜而無害其爲盜  
矣故曰三盜旣宜三才旣安

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天地又盜萬物之氣而使  
之殺是天地者萬物之盜也萬物之生自然而生  
非天生之道生之也萬物之殺自然而殺非天殺  
之道殺之也天之盜萬物未有不宜者然亦有宜

有不宜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聖人參贊  
位育則天地之盜萬物之盜皆得其宜故曰三盜  
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有其時非其時而食則病動維厥時非其時而  
動則危先時者如婦人半產後時者如孤客夜行  
智者因時恐者背時時哉弗可失也

萬物所以養人然失其時則以養人者害人是萬  
物者人之盜也不時不食則百骸得其養而萬物  
不能爲人害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陰符經多說機字人心機也是機之動於心者機在於目是機之動於目者天發殺機是機之動於天者人發殺機是機之動於人者君子得之固躬是君子善盜此機小人得之輕命是小人不善盜此機動其機萬化安非知幾其神者不足以語此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制天下之巧者拙困天下之智者愚勝天下之勇者怯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通達萬變大人之心也神之神也純一無偽赤子之心也不神之神也不失其赤子之心爲大人此

之謂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至變者也所謂生物不測者也不神之神不變者也所謂其爲物不貳者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此神之神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此不神之所以神也人知之者便是神之神人不知者便是不神之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百戰百勝神之神也不戰而屈人之兵不神之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大小謂陰陽易小往大來爲泰大往小來爲否日

陽之屬也大也月陰之屬也小也陽主生陰主殺  
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以生之者生之陽之爲  
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以殺之者生之陰之  
爲也日月相推而明生日月有數也寒暑相推而  
歲成大小有定也聖人與日月合其明與陰陽合  
其德生之而人不以爲恩殺之而人不以爲怨聖  
功於此生神明於此出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  
得之輕命

萬物不知天地之何以能盜萬物而萬物竟爲天



地所盜人不知萬物之何以能盜人而人竟爲萬物所盜萬物不知人之何以能盜萬物而萬物竟爲人所盜此皆出於理勢之自然盜者不自知爲其所盜者亦不自知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知天地之能盜萬物也則以爲天地所盜者轉而盜之天地則天地能生我而不能殺我矣君子知萬物之能盜人也則以爲萬物所盜者轉而盜之萬物則萬物能養人而不能害人矣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雖欲盜天地盜萬物而盜之不以其道是以爲天地萬物所盜不免於妄

作之凶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將爲善必有可以爲善之機君子陰竊此機以爲善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秦山之安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將爲惡必有可以爲惡之機小人陰竊此機以爲惡天下莫能見莫能知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雖陷於刑辟而不自覺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竊爲善之機以爲善如時雨潤苗欣欣向榮也故固躬小人竊爲惡之機以爲惡如飛蛾撲火自速其死也故輕命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故作好事要審機做壞事亦要審機君子盜其機  
以爲善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好事做成小人  
盜其機以爲惡靜靜悄悄不令人知便將壞事做  
成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此  
爲善之機不特有益於人且有益於己故曰君子  
得之固躬小人得此爲惡之機不特有害於人且  
有害於己故曰小人得之輕命得之謂得機也

天下祇有君子小人之兩途君子居官則利民小  
人居官則害民君子典兵則衛民小人典兵則擾

民君子小人無一事不相反及其終也利人者恒  
自利故君子得之固躬害人者恒自害故小人得  
之輕命

君子得其機足以自固其躬更足以固萬姓之躬  
小人得其機足以自輕其命更足以輕衆人之命  
君子得之其利如此小人得之其害如彼用人者  
慎諸

小盜盜貨大盜盜國拙盜盜人巧盜盜天

兵機爲君子所盜則伐暴救民不特自固其躬並  
可以固人之躬兵機爲小人所盜則殘民以逞不

特自輕其命並可以輕人之命

兵機爲小人所盜雖禍機未發而國家之隱患已  
伏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及其觀釁而動一夫作  
亂響應者徧全國焉而國之大命傾矣秦之命不  
革於劉項而革於陳涉明之命不革於滿清而革  
於獻闖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陰竊爲惡之機以爲惡色緣湊巧便思鑽穴  
踰牆財緣湊巧便思探囊肘篋如潰堤之水遇物  
而必溺如乘風之火遇物而必焚在小人方自以  
爲得計不知始於害人終於害己貿貿然入於死

地而不自覺故曰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盜此機以殺人其終歸於自殺自古未有不  
知命不安命而不死於非命者

下篇

善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

有所短者必有所長有所棄者必有所營博而寡  
要不如專而能精五官並用必無一官得用萬般  
皆通必至一竅不通老子云少則得多則惑

善者善聽用心於聽也善者善視用心於視也不

用心於聽聾者亦聽而不聞不用心於視聾者亦視而不見聽在耳視在目而所以視聽者在心心之思不精則耳目之用不靈

聾者絕目之利以專於聽故善聽聾者絕耳之利以專於視故善視精誠所至有感斯通聾者能聽人之所不能聽聽於無聲聾者能視人之所不能視視於無形絕利一源則一人之聰明足以敵十人故曰用師十倍三反晝夜則一人之聰明足以敵萬人故曰用師萬倍三反晝夜卽朝於斯夕於斯之謂

獨學無偶不聳之聳日日讀書庶聳而不聳乎深  
居簡出不聳之聳日日見客庶聳而不聳乎

絕利一源三反晝夜祇是要人專心致志夜以繼  
日功夫自然長進祇在浸不在猛猛者進銳退速  
浸者日變月化亦如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也用  
師十倍是能收十倍之效用師萬倍是能收萬倍  
之效

一人之力不能敵十人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故  
曰吾能鬪智不能鬪力用師十倍是一人之智足  
以敵十人也用師萬倍是一人之智足以敵萬人



也蓋聰明之爲用大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是善念之生死是良心之死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心當嘖蹴弗受有羞惡之心此善念之  
觸於物而生者也見色而起淫心見財而起盜心  
此良心之溺於物而死者也其機之發則皆在於  
目孔子所以非禮勿視老子所以不見可欲也

心因物而生亦逐物而死心生於物者心機之動  
也動而不得其正則入於死地而死於物矣心生  
於物謂妄心之生死於物謂良心之死其生其死

雖出於心而其機則在於目

心要生又要死無必無固魚躍鸞飛心之生也無  
意無我鑑空衡平心之死也問渠那得清如許爲  
有源頭活水來心之生也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  
東風上下狂心之死也存天理心要生去人欲心  
要死大學能慮能得是心生能定能靜能安是心  
死

道心生則人心死人心死則道心生必能將貪心  
伎心淫心癡心妄心一齊死盡然後道心乃有發  
見之時張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死心漢卽是

神仙種子道家之修養如此儒家之存養亦如此  
莊子云哀莫哀於心死是言良心不可以死也張  
三丰云欲使神活心先死是言妄心不可不死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天之殺機也冬之殺所以爲春之生是  
生機卽寓於殺機也故無恩而大恩生聖人辟以  
止辟刑期無刑亦若是而已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爲芻狗天地無心於仁萬物故萬物無不被天  
地之仁聖人無心於仁萬民故萬民無不被聖人

之仁若有心於爲仁則其仁有不徧矣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有時和風甘雨亦有時迅雷烈風天威所及則萬物向榮國威所及則萬民向化有生無殺不足以爲天道有賞無罰不足以成治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是天有大恩於萬物而天不自知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萬物受大恩於天而萬物不自知也熙熙哉

迅雷烈風天之無恩也莫不蠢然大恩生矣殺一人而億萬人免於殺刑一人而億萬人免於刑殺

機卽生機也故陰符不獨爲兵家之書亦爲法家之書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性卽仁義禮智之性陰符之性餘卽中庸之盡性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則可以參贊化育仰不愧俯不怍樂可知矣

餘於性則樂餘於情則苦矣性而廉則靜性而貪則動矣

凡性情狹隘之人事稍拂意便憂悶欲死烏能樂性餘者此心空空洞洞綽有餘裕是性之樂由於

性之餘也凡性情貪鄙之人如蠅慕羶如犬逐臭雖忘身殉欲而不辭烏能靜性廉者此心乾乾淨淨淡然無欲是性之靜由於性之廉也

自然之道靜至靜則道得矣何以能至靜由於性之廉也所取之數多則性貪而好動所取之數寡則性廉而至靜廉靜無欲身以此修國以此治其於用兵也何有

廉靜無欲而後可以用兵廉則公貪則私也因爭城爭地爭權爭利以殺人則私而已矣其終未有不自殺者

存道齋詩話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廉者無求無求故靜廉者無欲無欲故靜好貨好  
勇好色豈得爲廉豈得爲靜乎爭權爭利爭地爭  
城豈得爲廉豈得爲靜乎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哉乾元天之所以爲私也萬物資始則以所私  
者公之於物而天之用著矣乾道變化天之所以  
爲私也各正性命則以所私者公之於物而天之  
用彰矣譬如父祖之精神私也傳精神於子孫則  
私而公父祖之財產私也均財產於子孫則私而  
公人之生各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各得天地之氣

以成形亦猶是而已以天之賦於物者言之天之  
至私物之至公也萬物各有一太極也以物之受  
於天者言之物之至私天之至公也萬物體統一  
太極也以天之私成萬物之公天之所以爲天也  
以己之私成天下之公聖之所以爲聖也未有無  
私德而能有公德者故無私則無以成爲公  
藏之身者爲私由身而推之家推之國與天下者  
爲公宰之天者爲私由天而運行四時變化萬物  
者爲公猶今人所云私德公德是也無私則無以  
成公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以儒家之學說解之則一言以蔽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已藏諸身者私也推而及於家國天下者公也

天無私所私者萬物而已然福善禍淫則至公聖人無私所私者萬民而已然賞善罰惡則至公非公無以善其用非公亦無以神其用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於萬物有生卽有殺於生殺見天之至公聖人於萬民有賞卽有罰於賞罰見聖人之至公若有生而無殺天之用窮矣有賞

而無罰聖人之用窮矣

天以生物爲心亦似有私於物者然福善禍淫則公聖人以愛人爲心亦似有私於人者然彰善癉惡則公譬之用兵與士卒同甘苦視部曲如手足私也而功必賞罪必罰則公私者生機仁也公者殺機義也

天有不測之風雷聖人有不測之喜怒有春無冬則無歲功有賞無罰則無國法天之宰萬物者惟公聖人之宰萬事者亦惟公故曰用之至公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天之至私也屏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用之至公也平天下之要盡此矣

天之至私是愛物之仁生機之所發也用之至公是成物之義殺機之所伏也

堯舜不禪朱均周公之誅管蔡非至私而用之至公乎

禽之制在氣

制人者以氣自制者亦以氣制人者養浩然之正氣直爲壯曲爲老也自制者除一身之容氣志宜持氣勿暴也制目之氣則不妄視制耳之氣則不妄聽制口之氣則不妄言制身之氣則不妄動曰

克己以克之者制之也曰寡欲以寡之者制之也  
曰忍性以忍之者制之也曰操心以操之者制之  
也人之所以制人者氣所以自制者亦氣故曰禽  
之制在氣

禽之制在氣何謂也禽之所以能制禽者氣之盛  
也禽之所以受制於禽者氣之衰也氣盛則小能  
制大氣衰則大見制於小賈誼云竊料匈奴之衆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  
執事者羞之法之大不過中國一大省越南之役  
中國乃敗於法日本之大亦不過中國一大省朝

鮮之役中國乃敗於日鼯鼠殺象蜈蚣和龍豈在  
大哉亦在乎氣而已矣

鷹隼之擊非制物以氣乎龍蛇之蟄非自制其氣  
乎故曰禽之制在氣

餘於性則樂役於氣則苦故曰至樂性餘廉於性  
則靜擾於氣則動故曰至靜性廉所以消吾之性  
而使之不樂者氣也所以撓吾之性而使之不靜  
者氣也欲養其性先制其氣故曰禽之制在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之生死物之生死行軍之生死未有不互爲其

根者

心之爲物也不翼以飛不脛而走倏出於九天之上倏入於九地之下此之謂神之神人之所得而知也聖人洗心退藏於密如龍之潛而勿用如灰之死而弗然如冬日之木生氣歸根花葉不可得而見如卵中之雛生機內斂羽毛不可得而窺此之謂不神之神人之所不得而知也心生於物於神之神見之而生卽爲死之根心死於物於不神之神見之而死卽爲生之根

縱一人而千萬人不免於死是生者死之根殺一

人而千萬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故渠魁在所當誅而元惡不宜輕縱

老子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人謀生之念過切往往入於死地而不自覺是其所以求生者乃其所以速死也故曰生者死之根列子天瑞篇云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莊子齊物論篇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知北遊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徒孰知其絕又云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此皆言生死互根與佛氏輪迴之說相似

列子云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生之所  
生者物也生生者所以生物者也物雖死而所以生  
物者不死故物已死尙能使之復生如腐草之爲螢  
也朽瓜之爲魚也久竹之爲青寧也夫草木猶能變  
化而况有血氣知覺之靈者乎由是以觀天下之物  
其生者無不死其死者亦無不生可知矣

雖然腐草之爲螢也不得謂草爲未死也朽瓜之爲  
魚也不能謂瓜爲未死也久竹之爲青寧也不得謂  
竹爲未死也譬之人死而生蟲蛆不得以有蟲蛆而  
遂謂人爲未死也然則死而不亡者固別有在矣



臨敵畏死何以得生故曰生者死之根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曰死者生之根善用兵者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昔日爲恩今日爲怨此張陳所以凶終也昔日爲怨今日爲恩此平勃所以交懽也以利交者恩轉爲怨以義合者怨化爲恩

有罪者誅則無罪者知所懲是恩生於害也無功而賞則有功者無以勸是害生於恩也

除稂莠以安苗是恩生於害縱虎狼以食人是害

生於恩

父師之教嚴則能約束子弟將帥之教嚴則能約束兵丁長吏之教嚴則能約束僚友恩生於害也過於寬縱則姑息養奸矣是害生於恩也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此以夫婦言之而知其害生於恩也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此以君臣言之而知其害生於恩也害不足畏化之則害轉爲恩故恩生於害恩不可恃狃之則恩轉爲害故害生於恩

知恩生於害則當受辱而不怨知害生於恩則當

受寵而若驚

齊桓之有霸心生於莒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晉文之有霸心生於驪氏恩生於害也沃土之民  
多不材世祿之家鮮出禮害生於恩也

知恩生於害則受一分害即受一分恩何怨之有  
知害生於恩則受一分恩即有一分害何喜之有  
知害生於恩即不可受人之恩知恩生於害即不  
妨受人之害

知恩之可以生害不獨不可受小人之恩並不可  
受君子之恩寧使人受我之恩勿使我受人之恩

喫虧處便是占便宜處故曰恩生於害占便宜處便是喫虧處故曰害生於恩

老子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張之強之與之與之所以爲恩也由張而歛由強而弱由興而廢由與而奪則以恩之者害之矣此之謂害生於恩

生於憂患是恩生於害死於安樂是害生於恩季孫之愛我疾疢也是害生於恩孟孫之惡我藥石也是恩生於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地文理是有定時物文理是無定天地文理是  
不數時物文理是活機故愚人以天地文理爲聖  
我以時物文理爲哲也

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者  
夏不知其爲熱冬不知其爲寒山不知其爲高水  
不知其爲深萬衆一心戰必勝攻必克故不以知  
天地之文理爲聖而以察時物之文理爲哲也  
以兵法言之知天地之陰陽識山川之險易是知  
天地之文理也知敵情之強弱識民心之向背是

知時物之文理也知天知地易知已知彼難  
今有人於此神遊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而於一身  
一家之事未能措置謂之爲哲可乎又有人於此  
具世界之知識而於本國之國情反如水底撈月  
霧裏看花謂之爲哲可乎故不以天地文理爲聖  
而以時物文理爲哲也

夫有躔度地有方域皆可推測而知惟時物文理  
則變化靡窮非知幾者不能燭於事先非知道者  
不能時措咸宜識時爲俊傑時中爲君子同一物  
也而時有不同則所以處此物者亦不同故曰時

物易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是也知物之各有其時卽知處物之各當其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於時物文理能豁然貫通者必於天地之文理亦有默契矣故不以天地文理爲聖而以時物文理爲哲

讀書辦事有一定規則是之謂文有一定次序是之謂理若雜亂無章便是文理工夫尙有欠缺不得謂之哲

知時物之文理便是萬化生身知天地之文理便是宇宙在手仲尼惟能祖述憲章然後能上律下

萬聖人既自得於時物文理則天地之文理不在  
大地而在我矣故能與天地參

無文則糊塗矣無理則凌亂矣能將時物文理四  
字做到便是絕世聰明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

以一國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官舉其職士修其  
學農工商賈勤其業則一國之文理彰矣是爲國  
之哲以一家言家法嚴明家業振興父父子兒  
兄弟弟夫夫婦婦則一家之文理彰矣是爲家之  
哲以一身言仁義禮智根心生色內外未交修  
並進則一身之文理彰矣是爲身之哲



文是辦事之規則理是辦事之手續顏子爲邦法  
乎四朝成周制禮監於二代此時物之文也知先  
後之序識輕重之宜如梳亂髮其結自開如治亂  
絲其棼自解此時物之理也文理二字非明哲何  
能做到

文理二字可以光明正大四字釋之以光明之心  
行光明之事一切陰謀詭計都用不著以正大之  
心行正大之事一切犯上作亂都用不著如此則  
事事皆文明事事有條理謂之哲也亦宜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

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以愚處聖是以聖爲土人木偶也智爲三達德之一又居三達德之首不智則無以爲仁無以爲勇孔子以大智稱舜乃真智也以如愚稱回非真愚也故曰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

以愚處聖如老子之絕聖棄智是也不知君子盛德容親若愚而於時物文理未嘗不用吾察焉一物不知不得謂之文矣一物失所不得謂之理矣中庸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先能明而後能強一身如此一國亦然老子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

以愚民爲政策也陰符經云我以不愚虞聖是以  
開通民智爲政策也黃老之所見固各別矣

老子尚柔陰符用剛禽之制在氣便是用剛老子  
尚愚陰符用明我以不愚虞聖便是用明然剛與  
明皆自靜中養出則又與老子同故曰自然之道

靜

兵不厭詐有正有奇奇可暫不可常以正爲常而  
偶出於奇者勝以奇爲常而不軌於正者敗故曰  
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索隱行怪聖人弗爲庸言庸行外無學問達道達

德外無事功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其神之神索隱行怪也不神之神依乎中庸也愈  
腐朽愈神奇故曰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奇之病亦生於愚惟其愚是以奇總因見理不明  
耳好奇是賢知之過其終則歸於愚

皇古之治其病在愚雜弱之治其病在奇皆不宜  
於今之世故聖人弗取

愚者無用奇者難用愚者如馬勃牛溲奇者如巴  
豆砥霜修己者必不得已寧爲其愚勿爲其奇用  
人者必不得已寧用其愚勿用其奇

今中國愚人多而奇人亦不少有一奇人則百千萬億之愚人皆爲其所惑而爭趨於行險僥倖之一途聖人治天下使愚者不愚則奇人無所施其技矣使奇者不奇則愚人皆得遂其生矣

愚是不及奇是太過以時物文理哲便是君子而時中

人生大病曰愚曰奇不通文字不讀詩書農工商賈無一營耳目心思無所用蠢蠢而居嬉嬉而遊謂之渾沌之民言不衷諸聖行不準乎法厭稻梁而餐玉屑趨蠶叢而棄康莊人面有豺狼之心白

豈現魑魅之形此之謂奇衰之民民之愚者往往  
受害於人民之奇者亦往往自害其身故曰沉水  
入火自取滅亡

子弟不讀書不悅學便不免愚之病舍正路好異  
說便不免奇之病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今中國西北之人其病在愚東南之人其病在奇  
總之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蒙藏自治其病在愚南北分裂其病  
在奇長此不改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陰符經說一愚字是爲天分低的人指出病根說

一奇字是爲天分高的人指出病根能去愚字之病而後可以言守舊能去奇字之病而後可以言維新否則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而已

今中國之人頑固者其病在愚開通者其病在奇此兩種人皆足以亡國所謂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日日辦事而心不爲事所動日日接物而心不爲物所動始是真靜固非遺棄事物以爲靜也

自然之道靜戶雖動而樞常靜車雖動而軸常靜

衆星動而北辰常靜萬象八卦甲子動而道常靜  
事有萬變而聖人之心常靜暗室屋漏中固靜千  
軍萬馬中亦靜知靜之所以爲道則知陰之所以  
爲符矣

心不可妄動身不可妄動事不可妄動兵不可妄  
動如此而後合於至靜之道

天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得春以生得秋以成萬  
物芸芸天之元氣洩矣是五行爲天之賦也非冬  
令閉藏則天氣之既洩者不得少息而天之氣有  
時而竭朝而修業晝而講貫萬慮憧憧心之元氣



耗矣是五德爲心之賊也非夜氣之養則心氣之  
既耗者不得少息而心之氣有時而竭故曰自然  
之道靜

天地以自然者生萬物萬物自靜中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聖人以自然者成萬事萬事自靜中成而  
不知其所以成雖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亦祇  
是從無聲無臭中做出中庸末章全是發明此意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明明謂之不顯不必解爲豈不顯也不賞而勸不  
怒而威掀天揭地事功皆從無聲無臭做出此之

謂聖功此之謂王道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陰勝陽以浸陽勝陰亦以浸易姤之象曰勿用取  
女不可與長也至遯之象則曰小利貞浸而長也  
謂二陰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陰長於下則三陰之  
否四陰之觀五陰之剝六陰之坤皆以漸而進也  
浸也易復之象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至臨之象則  
曰剛浸而長謂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二陽長於  
下則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  
皆以漸而進也浸也易中祇臨遯二卦聖人說出

兩浸字與陰符經所說浸字可以互相發明  
家中有一壞人便漸漸教出許多壞人家事必因  
之而壞國中有一壞人便漸漸引用許多壞人國  
事必因之而壞其禍根祇在浸

生者死之根非遽死也死於浸死者生之根非遽  
生也生於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  
矣家之興替國之強弱天下之治亂亦無不由於  
浸

老子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急則敗矣陰符  
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則勝矣速成者不

堅急走者多顛故大器晚成

凡事要徐徐進行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久之自有  
效驗磨鐵可以成鍼覆土可以爲山其工夫祇在  
浸

不論如何難辦之事從容措置無有措置不了的  
不論如何難處之人和緩對待無有對待不了的  
其工夫全在一浸字故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陽勝陰陰勝陽祇是浸

君子幹好事小人幹壞事都不外一浸字乾之初  
復也潛龍勿用陽之浸也坤之初姤也履霜堅冰

陰之浸也

易道尊陽而黃帝則用陰孔子云吾未見剛而老子則用柔天地間道理無窮不可執一而論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譬如一鍋涼水置之火上漸有熱氣又漸漸而熱漸漸而大熱漸漸而極熱而陽勝乎陰矣又如一鍋熱水置之地地上漸有寒氣又漸漸而寒漸漸而大寒漸漸而極寒而陰勝乎陽矣其所以能相勝之故祇是浸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亦祇是浸知之修鍊謂之聖人祇是防之於早辨之於微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陰陽之相推也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化之一端化者變之全體自然而變自然而化變所當變化所當化故曰順若有一毫安排一毫勉強則不順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瓜熟蒂落自然之道也有一分安排一分勉強則非道矣掀天揭地事功從無聲無臭中做出今人遇事不是安排便是勉強全與自然之道相違背

如婦人胎產誤投催生之藥往往倒養橫生發生  
危險因而制之者制勉強之心而因其自然制躁  
動之心而歸於鎮靜中庸末篇莊子應帝王篇無  
非發明此旨

自然之道即至靜之道也因而制之者制之而不  
使妄動也制一己之心使不妄動則一身太平矣  
制一家之心使不妄動則一家太平矣制天下人  
之心使不妄動則天下太平矣有以制之則靜無  
以制之則動安能取放任主義而毫無限制也哉  
能制藥之毒者醫之良也能制馬之劣者御之良

也能制木之曲者工之良也聖人能以一靜制萬動而使之歸於靜故殺機無從而生若官不能制民將不能制兵中央不能制四旁號令不出國門天下未有不亂者然所謂因而制之者制之以道非制之以術也若違自然之道則專制矣

五行以相制而後能相生萬物以相制而後能相存萬事以相制而後能相維制之者殺機也制之而因於自然之道三盜宜三才安矣

因而制之以制剋之制言則能除萬世之害以制作之制言則能興萬世之利如此則宇宙在手萬



化生身矣

此制字卽商書以禮制心之制商書之所謂禮卽論語之所謂矩以禮制心則心不妄動及其動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矣

所謂因而制之者因自然之道以制此心而使之不動也不動心有道乎一制字卽不動心之訣始則強制之而使之不動終則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心不死則不生先求此心之死而後能妙此心之生寂然不動自能感而遂通而萬象八卦甲子皆從此生矣

以已之靜制已之動是自制之法以已之靜制人之動是制人之法所謂因而制之者如此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聖人之心常靜靜之極如神不能測其機鬼不能窺其藏律歷所不能契而況於人乎

聲之動而後有律氣之動而後有歷造律者因人之聲以推之治歷者因天之氣以推之雖有師曠不能造無聲之律雖有羲和不能治無時之歷道無聲故律不能契道無氣故歷不能契微乎微乎制人易自制難因而制之者卽制此心使不妄動

而歸於靜也靜之至則有以極夫無聲無臭之妙而爲律歷之所不能契矣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爰有奇器數句是說聖人用陰符之妙奇器者卽至靜之心也心一團血肉耳而萬象八卦甲子鬼神陰陽皆從此生有天地之萬象有人心之萬象有天地之八卦甲子有人心之八卦甲子有天地之鬼神陰陽有人心之鬼神陰陽器之奇莫奇於此矣

奇器者天地萬物之母也萬象八卦甲子皆不外乎陰陽陽勝陰爲神陰勝陽爲鬼能察神之機而謹之又謹能法鬼之藏而密之又密則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而吾心乃與之默契矣此之謂陰符

爰有奇器有儒家之奇器有道家之奇器有兵家之奇器器不一器讀者當自得之

奇器非他卽道之至靜者也道有陰陽而此器爲陰道有動靜而此器爲靜非陰無以爲陽非靜無以爲動至靜則至陰矣萬化皆從此生故曰奇器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謂太極器謂兩儀易形下之器合陰陽言之陰符之奇器專以陰言之爰有奇器卽中庸之所謂隱是生萬象八卦神鬼陰陽卽中庸之所謂費陰陽雖相勝然必以陰爲主以陽爲客常處於至靜而不妄動則所謂奇器者不在天地鬼神而在我矣

有此器則千器萬器皆從此生譬如有一最大機器便能造出無數小機器是此器者衆器之母也故曰奇天地有此奇器故能生萬物聖人有此奇器故能應萬變

老子以兵爲凶器聖人用之則無凶非吉黃帝以  
兵爲奇器聖人用之則無奇非正

我以不奇期聖人無奇也而用兵則未嘗不奇  
假令黃帝生於今日不能以弓矢破蚩尤湯武生  
於今日不能以戈矛勝桀紂世運愈變而愈奇機  
械亦愈出而愈奇快槍快礮飛艇潛艇之屬今日  
之所謂奇安知他日不更有奇於此者故曰爰有  
奇器

爰有奇器乃天然之奇器非人爲之奇器人爲之  
奇器所謂人知其神之神也形下之器也天然之

奇器所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形上之道也

天然之器奇人爲之器有奇有不奇以人身言九  
竅之邪九竅之奇也望遠之鏡非奇而曰爲奇留  
聲之機非奇而曰爲奇以萬物言鳥獸之一羽一  
毛草木之一花一葉無一非奇人爲之器之奇所  
謂人知其神之神也天然之器之奇所謂不知不  
神之所以神也

八卦亦器之奇者在天之八卦固奇在人之八卦  
尤奇自強不息乾之奇器在我矣厚德載物坤之  
奇器在我矣思不出位艮之奇器在我矣朋友講

習兌之奇器在我矣恐懼修省震之奇器不在我乎申命行事巽之奇器不在我乎常德行習教事坎之奇器不在我乎以繼明照於四方離之奇器不在我乎所謂有人心之八卦者如此

八卦不外乎陰陽對待之八卦是陰陽之相勝流行之八卦是陰陽之相推

神者陽之動故曰機鬼者陰之靜故曰藏陰符經七機字所以制陽之動也兩藏字所以葆陰之靜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藏其心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藏其性皆欲陰之勝陽而不欲陽之



勝陰此之謂陰符

顯諸仁是神機藏諸用是鬼藏惟其能藏是以能顯惟其能鬼是以能神

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其術維何浸而已人往往喜動而厭靜動多一分則靜少一分今日制此心而不使妄動明日制此心而不使妄動日日如此此心自有靜時神有機而吾不輕發之鬼有藏而吾能謹守之寧爲陰不爲陽寧爲靜不爲動則陰常勝陽靜常勝動矣

今人黨派林立其黨綱則是而黨見則非此皆有

神機鬼藏竊陰符之機以爲惡所謂小人得之輕  
命者也慎勿爲其所愚

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機之動者神爲之  
也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藏之密者鬼爲  
之也不能爲鬼之藏必無以妙神之機故貴乎陰  
符陰符者以陰爲符也合乎陰則合乎至靜之道  
矣

天之道陰陽盡之矣萬象一陰陽也八卦一陰陽  
也甲子一陰陽也鬼神一陰陽也知陰陽相勝之  
術則有以默契夫至靜之道而萬象八卦甲子神

機鬼藏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陰符爲天人合一之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觀萬象八卦則知無物非道無物非陰陽觀甲子則知無時非道無時非陰陽陽之所以爲陽者謂之神陰之所以爲陰者謂之鬼昭昭乎進乎象者言道之用雖顯著於象而道之體仍寓於至靜而無象之可名也夫是之謂陰符